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七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子中銑 中鈺[illegible]

論說一

闢命論

天下之事其皆前定乎爲善無所勸爲不善無所懲紛紛而藉之逐逐而紛之造物甚勞且不繼其無前定乎一二守道之士人笑其迂天且漠焉不肖者擬僭經營于其間若是者宜何從今夫火傅物也爇之而後炎亦有不必爇之者也水流物也決之而後注亦有未始決

之者也聖人之言前定者有矣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孔子行之不得曰有命此從乎天而爲言也聖人之言無定者有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從乎人而爲言也言天者絀人言人者絀天二者交相勝也聖人以人之自營營于勢利得喪之途而未有止也不得已而以命正之聖人以命之不可以淺言也故深之厚其權于人而推其本于天蒼蒼者天也其遠而無所極也孰爲主之而使其有定也如是孰轉移之而使之無定而有定也如是儒者求其故而不得而歸之于理夫理則亦有不必盡然者矣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儒者

高言理而不屑言氣乃以陰陽爲形下余甚惑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氣在象數之先理與命之所從出也積燥之極陰火内熔積潤之極津水外溢水火物也潤燥者氣也相感之微非人非天莫測所從孰爲主之孰轉移之其在人也亦若是而已矣人之生于天地與百穀草木之生于土無異也雨露之所濡霜雪之所殺雷霆之所擊于人有之于物亦然何所厚薄而爲是耶故莫之爲而爲適然而值之者數也即命也既莫之爲矣將前定乎既適然而值之矣將無定乎天且不吾知吾何心乎此之謂順命

女子未嫁守節論

或曰女子未嫁而夫死守志不字禮歟余曰非禮也周禮媒氏職曰禁殤嫁與殤娶者未嫁而守志是殤嫁也非惟無禮又犯禁令不特此也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女氏使人弔既葬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女之父母死亦如之是未嫁而壻之父母及父母死者終喪而改嫁禮也又不特此也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母氏之黨已嫁而未成婦死必歸母氏女子守節將在壻家乎抑在母氏乎無一可者也然則貞女之說世何以稱之曰此後世禮教不明之所致也雖然事

有背于先王之訓而不可非者此猶是也五常之道根
于性情與其過而薄毋寧過而厚禮毀不滅性而皐魚
之死不可謂非孝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
彈之而不成聲師也過商也不及夫子之所論定而此
則商過而師不及也將謂過者厚乎不及者厚乎事師
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禮也廬墓非禮也孝子
不以施于父母而況師乎而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
之外門人治任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
歸孟子未嘗以非禮責子貢也且墓祭非禮也古之人
有行之者矣霧臺碑曰慶都仙歿盈葬于玆上立黃屋

堯所奉祠是堯祭墓也文王葬于畢武王祭畢孔子葬魯城西泗水上弟子以歲時上孔子冢將堯及武王孔子弟子皆非卯女子之許字與人臣之委贄同易代之際有負薪賣扇而投于淵縊于廟者是未嘗委贄而爲臣也而世且目義士義士嗚呼義士則安可非也而當時之享重名擁高位者或反托于識時之俊傑苟蔑禮棄倫安所不至哉故女子未嫁而守節亦亡于禮者之禮也先王之所禁而末俗之所難也大京兆熊公叔子謀而夭聘吳氏監司孟撫女也以死誓不改適熊公將逆之歸咨有問此者故論之

得失論

或問于錢子曰得失有命乎錢子曰得失之有命也豈顧問哉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得失之有命也豈顧問哉雖然得失有徵而命不可知以確然其見之得失而以不可知之命持之欲人之退聽也難今有一物于此十人求之一人得之此一人也即不求亦得而人不悟也九人者方且謂求之之道不若此一人而所講求乎必得者益進而此一人者亦且自詡爲求之獨工故得失分命益不足信若是何以治之曰是有數數則猶夫命也然吾所謂數非適然而値之數也吾所謂數可布指而知之數也一物于此十人求之求之者各自以爲必得是十人者全乎得也得之

數人各十然必有一人得之而九人失之得之數一而失之數九十何也九人者固各有十分得者不得則亦各有十分失故曰九十而此一人者所得貲一物故曰一失一物而失之數九十則失亦何憾矣得一物而得之數九十之一也則得又何冀矣又况一物之不止十人求者耶客曰是數也惡乎定之予曰命也者於得失之後定之既得失矣則見得失不見命也是數也於未得失之前定之未得失之前定之則是十人者且丞乎失也丞乎失則可安乎失矣使天下之人各自安乎失矣又何求哉

春秋論一

今夫是非何定乎其出于一人之言者雖古昔聖賢言之而後世不能無疑其出于天下之言也雖愚夫婦之言而聖人不能易故有一人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萬世之是非天下萬世之是非非可以一人定與天下萬世共定之而已世之說春秋者吾惑焉曰一字之褒榮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嗟乎是惡知孔子者哉夫春秋何爲而作也周天子衰諸侯不用命相征伐大夫陪臣羣效尤執國柄于是亂臣賊子紛起而不可治孔子憂之因魯史修春秋以懲戒萬世然則春秋之作惡夫無其位而行其事者也今夫天子所以治天下者賞罰而已天子不能賞罰天下而諸侯行之

諸侯又不能而大夫行之甚而陪臣行之世變愈下而僭亂甚故可憂也憂之如何則惟有以賞罰還之天子而已不能而曰吾代天子行之代之者乃出于匹夫是其僭且甚于陪臣而欲以治天下之諸侯此天下所群起而攻者也孔子而爲是耶說者曰孔子未嘗以匹夫干天子孔子大聖稱天而行之嗟乎此所謂邪說誣民者也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犁然有一定之位此天澤之分也故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若夫天則渺茫不可知之說也奉渺茫不可知之說以犯犁然共見之位此後世妄希大命作不順者之所托也聖人爲當世計當務絕其亂而況以身倡之且當時之摟諸侯以伐諸

侯皆未嘗不外託天子之命而天下後世俱得見其心而誅之是諸侯且不可假天子之命而匹夫且得假天之命益見其妄矣或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子之說是矣將孟子之說非耶予曰知春秋爲孔子作而亂臣賊子懼矣孟子未嘗曰孔子作春秋正褒貶也今夫羣雄割據天下紛爭而必定于一勢也羣言淆亂是非波詭而其既亦必宗夫一家而折衷焉以春秋之時而生孔子奔走天下終老不用是天之以不用用孔子也明矣用者治一世不用者治萬世此其故儀封人知之孔子顧不知之耶爲魯之春秋則不傳孔子取而錄之

爲我之春秋則傳孟子不云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晉乘楚檮杌不傳則春秋非以孔子而獨存耶或又曰孔子削取而錄之無所褒貶則亂賊何懼乎予曰亂賊之懼惟懼其無所褒貶也有一字之褒貶亂賊不懼之矣天下萬世之是非當與天下萬世共見之彼亂賊之罪豈待褒貶而後定哉彼或竊幸其事之或不傳傳而或使其黨得出內增損于其間以惑後世之耳目今見大聖人取而錄之錄之而一無所出內增損始知國史之亟天下萬世之公好施之技無可淆惑則固已奪其魄矣故亂賊之懼懼乎其無所褒貶也今汲冢周書竹書紀年猶有存者其大旨與春秋略同一二

紕繆不倫之語猶得據春秋以正之而知爲三晉將所竄入非其証耶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無所褒貶矣何知我罪我之云然葢知我者取而錄之巳耳設有所褒貶于其間則以匹夫而干天子非罪耶孔子若逆知後世之必有以褒貶言春秋而爲孔子罪者故不勝其慨嘆而言之深切著明如是而後世且紛紛也則是罪孔子者乃眞知孔子者矣

春秋論二

聖人者平易而近人者也平易而近人則萬世而無弊人不變則道不變也故一言而非天下萬世人心之所安則聖人不言世之說春秋者微特人不安也聖人之

心先不安矣今夫天之所用以昭明于天下者日月也日月懸象于天而人之好醜美惡人自見之日月未嘗以好醜美惡告人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之道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固已深入乎人之心春秋者懸象以示之而已自褒貶之說行而劉知幾作疑古以爲虛美者五其說誠可疑也然先儒之爲無褒貶之說者能發之而不能收之故王陽明之說確矣而人不能信閻百詩之辨快矣而人不能從蓋不抉夫春秋之何以作亂臣賊子之何以懼弟曰孔子非有褒貶也修之而已此則猶夫安石斷爛朝報之說也吾謂春秋必無褒貶無褒貶故無義例所謂義例者三傳之自爲義例者

也春秋者離三傳而自爲經三傳離春秋而自爲傳後人之疑經皆據傳駁經者也知春秋之無義例則傳之可疑者以經正之而一切支離穿鑿之說廢矣說者曰孔子非好爲褒貶也大經大法聖人不得已而正之若夏五郭公杞子伯之類一字之疑不敢有所增益如此其愼也嗟乎世之說春秋者且目黜周而王魯王可以不稱天其妄也如是顧於一二字之疑而闕之是胠千金之篋而三揖三讓于簞食豆羹之旁也豈理也哉

春秋論三

春秋魯舊史文孔子第取而錄之錄之已耳何云孔子作春秋也夫孔子非徒錄之已也錄其可存者以示萬

世法其不足錄者則削之有所不錄則所錄者皆特筆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且此不獨春秋然也六經皆孔子書樂經已亡僅附見于禮記禮記又多出漢儒手今孔子手定書易書詩春秋而已易非可刪彖象傳及繫辭說卦等篇此後世註疏之所自昉也書與詩則皆孔子刪存之書今不曰伏犧文王周公易不曰唐虞四代書不曰周詩而必歸之孔子獨何疑于春秋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于經皆刪定而無所作故自言如是孔子作春秋孟子尊之之辭耳非眞有撰著于其間也有所錄以傳則所不錄者即不必傳而無害其所傳傳其事而是

非法戒與萬世共見之其不傳者即無與于是非法戒者也吾得仍以日明之日出而天下昭然人物皆得有其目日無所賴于星辰之光而星辰亦自隱而不見猶春秋成而魯史之文廢也左氏傳亦星辰也日無資于星辰而星辰自借日以明故春秋無藉于傳而傳自附經而存然而世之占日者必由星辰之次舍以稽日之躔度世之讀春秋者必由傳之所存以攷孔子之所例得其所例而其所書之意乃可窺此陳止齋之論左氏所謂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是也非左氏無以知孔子之所例非所例無以見孔子之所存合所存所例而聖人之意彰彰可攷矣襃貶云乎哉或曰書其可存

者例其不必存者則所存者必重且大其所例必徵顯或有大而不書或小而必書何也夫是非法戒之所存不必其事之大小也或求名而不得則有大而不書者矣或欲蓋而彌彰則有小而必書者矣春秋者正名之書非以備記載也然則夏五郭公用戌己丑之類何以獨存曰此孔子之闕文非魯史之闕文也傳疑之說傳者之言不可信也

一貫論上

聖人之道其無有加于恕乎方其勉强也謂之恕及其純熟也謂之仁謹持此意而不敢忽謂之敬精實此意而不肯欺謂之誠而忠又所以行恕者也孔子告曾子

曰吾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明切如此後儒尚不能無疑焉天之生物也衆矣而聖賢者獨能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學者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而起念一息不與天下相流通則與天地爲不相似恕者以己爲準推之于人一起念而天地民物介域而處矣此奚俟設施而見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方欲立欲達之時而立人達人之事已具故求仁之方莫近于此也且事也有限而心也無窮權不我屬勢未可乘故有有其心而無其政有其政而未竟其效者然且有其心矣其政其效非吾之所能必也聖人亦何能盡人而立之達之哉而棲棲皇皇轍跡幾徧天下

者凡以盡此心也夫理立于此效應于彼以天地爲量
終身行之而不能窮天德王道胥在是矣故曰一以貫
也儒者乃以萬殊一本當之所謂一本者果何物耶且
疑恕爲不足以盡一貫而以借學者爲言則爲夫子之
一貫學者之忠恕孔子曾子之言俱河漢矣或者謂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曾子積學久
故以一貫告之而曾子遽以告門人不犯語上之戒乎
余曰非也事有精粗不必立兩事而別之也一理之中
亦自有精粗焉雖同爲一貫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其淺深固不同也七十二子中顏子爲殆
一夫子未嘗告以一貫子貢之賢未必過于閔冉乃亦

得聞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則雖謂天下萬世之人皆得與聞一貫可也奚必曾子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則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說也儒者方執途人而談性命而獨疑曾子之以一貫告門人耶

一貫論下

或曰一貫之爲忠恕是矣忠恕之所以爲一貫者何也曰余以大學明之明德者本心之明知善知惡是也明明德者明此本心之明好善而惡惡也親民者以我好惡同之于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

父母猶中庸言子庶民親之至也止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絜矩而天下平恕之發即仁之至也脩身者平天下之本誠意者脩身之本無二本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知本之下即以誠意接之義甚明切物善惡也格至也正也善惡來而正之也致知者盡吾之知于善惡極其精不爲疑似所淆也格物即所以致知故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也誠意又必先致知故曰知至而後意誠也誠意而不致知則有悞用其誠者愚忠愚孝是也意心之所發善惡之機而好惡之端也誠實也誠實吾之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不以自欺忠之事也好惡既正明德之本已立自

此以下推而行之絜矩之道恕之事也聚斂者吾之所好而天下之所惡也忠恕之極不以己之好惡爲好惡而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仁之事也脩身之本端于好惡明明德也好惡之公通于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也親民也此聖人內聖外王之道也此一以貫之也

陳斗殺父妾辨

陳斗淮安清河人父恭故固原州知州毋胡氏方恭爲扶風令時竊婢于都得王氏約曰某某以貧故竊女于陳爲婢婚嫁惟命毋有盜逃王氏稍長恭嬖之遂弗嫁也王氏妖而佼以寵故弗禮于女君胡氏憾焉然卒無以伺之詬誶屢矣而弗勝鬱鬱遂成疾斗方幼竊不平

無如何也恭以事罷官歸淸河老王氏益嬖操家政胡氏益疎疾乃大劇及革恭與王氏弗之覩也握斗手泣而囑之曰疾由王氏吾死汝必報之王氏婢耳約在此汝靴以爲信報必告我焉吾將助汝語絕而死斗收其約而閟之遲一歲未得閒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恭以他事出家無餘人斗曰可矣攜刀伺之則王氏方浣衣於臺初斗之少也有羸疾至是方劇懼不克制蹴踖不敢前王氏忽大呼自投于地斗曰母助我矣直前剚之中項王氏死割其頭并刀與約陳於母之柩前哭而祭之曰兒報王氏矣將歸獄于官毋念之遂自歸也獄成以故殺論斬論者曰斗之母死疾耳王氏父之所安斗焉

得仇之辯曰疾由王氏則王氏死之矣父之所愛不得以已故仇之此申生之不報姬氏也非所論于母也且人子死其母則已耳不然則豈其屬纊之語而遂之論者曰王氏之虐嫡也無貲夫惡知非胡之妬而自取疾乎辯曰此斗之所爲難也證之則父有縱妾凌嫡之罪斗之志惡夫貲其父以自貸死也且卽胡氏妬斗旣不知父之縱妾矣又烏知母之妬耶知王氏之爲吾母仇而已論者曰斗知母之爲重矣獨不知父之重乎韋子之母得罪於父死父埋之廐父死君命改葬而弗敢也齊王用是以爲將斗讀書豈不聞之辯曰此非韋子之事也若然則韋子乃大惡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傳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魏顆之父嘗命顆以妾殉矣父亡顆乃嫁之君子以其從治命爲孝埋妻於廐亂命也非道甚矣父死而改葬是蓋愆也况重之以君命乎章子之說乃戰國傾危之士所爲亦吳起殺妻求將之類也曾孟子友而如是耶此不可以律斗明甚論者曰然則是獄也宜何斷曰以殺婢斷禮曰子爲庶母期律曰庶母謂父妾之有子女者妾與婢等王氏初以婢嬖而無子則誠婢耳且妾無徵而婢有徵舉約胡氏治斯獄矣

錢子曰榕門陳公之論斯獄也是矣曰即不得以復讐論減而事由愚孝孝而愚不可謂非愚也愚而孝終不

可謂非孝也

徐孝子廬墓論

蘭谿孝子徐驌工人也幼孤事母孝母死既葬于墓土而居之三年悲號如一日豺虎猛獸不敢犯民以告有司有司以禮迎之歸上于大府令就學書院主講姜君白巖爲之傳或曰古不墓祭况廬墓耶余曰不然子貢嘗廬墓矣弟子于先生何然况父母耶夫天性至情不可强也先王制禮賢者俛而就不肖者仰而及强而及之爲猶賢乎不及者也若無所强而過之過之而强而不能止爲何如耶我禮之廢自古已然窜我之問亦有激而云然乎食稻衣錦士大夫有安之者庶見素冠不

可得倘奚問耶孝子孝子而讀書者也非讀書而孝子也而可過求耶且所惡乎廬墓者謂不法乎古無其實而僞爲之以竊取夫孝之名也然僞爲之即可竊其名亦可見人心之有公好而斯名爲天下之所重也且其人猶知其名之可好而竊之也不猶愈乎食稻衣錦而安之者乎孝子未讀書本不知古今有廬墓事又安從慕其名而竊之蓋誠不忍一日死其親而離其側廬之而不見則哀號之而已而他計耶且不危身不滅性禮也刲肝割股法之所禁然而有行之者君子且哀傷之而弗敢責也若必以過情繩之是率天下而爲路人也孝子之廬墓也穴居而覆以席風雨寒暑人所不能堪

且必有疾病死亡之患而孝子無恙豈天地鬼神有相之者孝子工人也余故表而出之以責士大夫之居喪不盡禮者

泰誓論

或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果有可疑乎曰書之可疑者多矣疑則安從曰一事而兩書則擇其書一書而兩說則擇其說之人與其時之先後夫書之可疑者莫如泰誓泰誓序曰武王十一年伐商史記夷齊叩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寧有武王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未葬者此可疑也梅溪王氏曰文王受命專征九年武王即位三年而伐紂十有一年者統計受命

之年也書序與史記之說皆似是矣然泰誓稱維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則武王即位且五年矣王氏之說仍可疑也夫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之說先儒固已非之不足辨獨是武王伐紂下車即反商政武成所載列爵分土俱在丁未祀廟之日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正釋囚封國時以此證之則武王伐紂在十有三年而書序與史記之說皆非也且此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蔡傳之說是也若仍合文王受命專征而言則文王不應改元而改元武王應改元而不改元益滋惑矣故曰一事而兩書則擇其善然而尤有可疑者則大戴禾集之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孔子稱爲至德伐密伐崇武功懋矣何烈之未集耶蓋卽武成九年未集之大統也意者伐紂之舉文王欲行之而時未可耶然則所謂九年者果何解也孔氏則直以文王受命改元爲言夫文王方以六州事紂而已且改元與吳楚戰國何異宜歐陽子非之也然而武王伐紂之先則固已稱王矣泰誓之稱王曰史臣追敘之耳武成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者非史臣之所得改也當紂之時武王可以稱王文王卽不稱王而以受命專征改稱元年何不可者然則孔氏之言其亦不可盡非耶朱子曰文王亦非不肯行事者譬之于果待

其熟而自落耳此言爲深得文王之心蘇氏亦及之張子曰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持論極正而有大不可者夫此一日者誰見之而誰定之哉天不能顯顯然告之曰此一日也民亦不能紛紛然告之曰此一日也則必以登壇三讓之一日爲此一日也又必以首懸太白之一日爲此一日也於是伐國者必篡其位篡位者之必弑君也何也謂可徵信于此一日也文王不然六州旣歸卽爲六州之主必矯而辭之曰有紂在文王不必也設當日九年不崩以文王之德固不必俟十三年之久浸假而三州亦來卽大統克集矣紂能獨與此逋逃者保朝歌故土而延商祉乎牧野之師

無所用之而文王以揖讓而得天下故孔子曰至德以比唐虞之際而謂武爲未盡善也學者必明乎文王受命改元之説而千古可以無征誅可以無篡弒孔氏之云所全多矣故曰擇其人與其時之先後

按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不言文王此亦是稱王一証

天道論

三才並列而各有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而已而分屬乎三才者不可淆也陰陽者氣也而即道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剛柔仁義不外乎陰陽是天道之統乎地道人道也經書之言其指一成而不可變易曰天道虧盈而

益謙書大禹謨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仲虺之誥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泰誓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然則天道者陰陽消長之機天人感應之理治亂興亡之運經書所言無有異此者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聖人言人罕言天言理不言數盡其在我而不諉其責于氣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孟子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由此觀之夫子之不可得聞君子之不謂命豈不昭然也哉且聖人亦未嘗

不言也經書所載固如此矣易者言天之書也否泰大姤其最著也學者曰讀聖人之書而不知天道則無爲貴學矣朱子曰天道者天所賦于人之正理則仍性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于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嗟乎安有聖人而薄且濁者乎且孟子言仁義禮智聖人未嘗言仁義禮智天道也則并所謂仁義禮智者非也

陰陽動靜論

吾讀陸子與朱子論無極二書明快詳盡至矣然猶憾其未及陰陽動靜之說也夫說有顯而易明不待置辯者人有無子者曰非無子也無無子也則不必辯也推

陰陽于太極則已在胚胎未兆之先矣而曰無極得毋有無無子者乎然且曰非太極之上別有無極太極本無極也益見其無謂矣昔人有論臧三耳者駁之者曰吾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子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子將爲其易而是者乎抑爲其難而非者乎是固不煩言說而即解也天下之似是而非者正惟其不顯背聖人之說而害乎義理者也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此理氣之自然非可意爲增減顛倒者也今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著動靜于陰陽之上于義理似無害然而有不可者太極生陰陽陽主動陰主靜又陰陽各自有動靜何以明之陰陽者坤乾也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不可謂動而生男靜而生女也自太極順推以至八卦而事業出焉自無而有聖人之道也自五行逆溯而本無極以無爲本自有而無二氏之學也此不可不辨也易曰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以象言也故曰見乃謂之象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于閉則非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乾坤各有動靜莫不以靜爲體而動爲用陽德主遂是無體也陰德主閉是無用也易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陰主受而其德在生閉則何生矣且閉者陰陽皆有之而非其德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于時爲否聖人處否之不可長而重有憂焉而豈其德在是也

儒者讀書有間即別立一說可也以爲聖人之言爲未盡而衍之衍之而增减顛倒之不可也心性之說亦猶是也

知行合一論

陽明王子之爲教也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而人往往疑之夫良知之說發于孟子固無可疑者且吾觀王子之所謂致良知明明德耳非盡如孟子所云也知行合一者固聖學之極功非爲教之始事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知行合一之

道也聖人因生安學利困勉之不齊而誠明之不能遽合也於是乎有教若無事下學而即可上達即教學亦甚易易矣夫以爲易之至者則絲不阻于難焉者也且知者憑虛者也行者徵實者也虛者可以無所不周而實者必由積累而得非必其難行也名山五岳天下之崇隆美觀也其升降曲折一岩一樹非身履其域者莫能知然按圖而索之求遊者而指說焉亦足以盡之矣雖其升降曲折一岩一樹必不如身履其域之悉而不可謂之不知也今曰必履之而後爲知則必禹而後可以辨九州而孔子不足以小天下也且天下固有終身不及行不必行而理固可預知者不然則草茅不必講

致身之道而仗節死義之說問之臯夔而惘然也且王子善用兵其攻勝之道百不失一焉兵法云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王子之用兵將知之而後用耶抑用之既勝而後知耶聖人之教人也不苟難不以巳之所巳至者苛人不以巳之所致力者而信爲一成之法與人之適燕者曰吾將放舟于江淮逾河而入于汶楚人曰吾浮湘而濟江舍舟而貫豫以歷趙秦人曰吾發軔于梁山出函谷而逾太行相遇于涿鹿而爭燕人見而笑之其所由者不一而所志者同也王子豈以所難者欺人哉蓋其天質高曠可以一蹴而幾是燕人之知燕而不知吳楚秦之與地也今夫仁一而巳而夫子之告顏

淵仲弓司馬牛諸人者不一孝一而已而夫子之告子游子夏孟懿子諸人者不一何也教人者鑄人者也五金不同不一其劑鐘鼎不同不一其範要使成器而已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果一矣而又何難易之足云哉

雷說

氣大壯爲火火之勢發而不可遏遏之則四出遏愈急則出愈迅迅之極堅者弗能當也於是裂而成聲榆柳之炭以爲灰消十之流其半以爲藥甲以曾楮椎以堅甬藥而實之厤其兩端辦而迸入之所以爲震也陽鬱于內火也陰搏于外楮也迸之聲也其電光也卻之震

直之焦死也似神而非也電而不震洩也搏之非墜也電而震近也震而徐遠也先電目捷于耳也目治從象動而應也耳治從氣須其傳也百步之外或鳴鉦焉聲起乃聲是其類也知此則雷可手握也、

雨說

漉糟而蒸之盆以糠實於甑爇火而蒸錫爲覆釜函其中满水寒之甑氣升而降爲酒是雨也覆釜天也甑地也糟糠土之濕溽者也水火于下鬱熱也鬱熱之氣生于地中浮土而上積爲雲氣無形者也鬱熱之氣氣之有形者也有形之氣麗乎實而止不得上則積而下行出地四十里爲罡風至堅也氣之所麗也氣不盛不聚

迺不足以成雲迺霧氣盛陽不足以升之迺不能麗于最高迺雲而不雨氣盛陽以升之陰不足以護之曰迺熯之迺雲而不雨氣盛陽以升之陰以護之風疾而散迺雲而不雨雨已復日濕淫不歸迺有霾雨

風說

風氣也以其靜也謂之氣以其動也謂之風氣者人之水也水者魚之氣也人以氣息魚以水息人不見氣魚不見水人溺于水魚溺于氣則皆死死息也希微噓吸摑埧揚塵皆風也渟瀅洸潰連山汨日皆水也天地至大也而無隙其隙也風水彌之置一物而空其中不與氣通也而氣存焉其埋于地也則水歸焉氣入則水出

水入則氣出不相入也瀰之也天無質也積氣負之地有形也積水浮之天與地不相接也故風與水不相和也天氣輕故氣炎上地質重故水流下天地交則氣化水空中無水而地中有風天窥地也天下之水皆東流其不然者决之也天下之風皆東行其不然者鼓之也雲之無分于東西者下也其高者皆東也此以知風之東行也

伊尹論

創天下非常之舉者必先有以深服乎天下之心此非獨任其事者爲之也其所以使之得創非常而服天下者甚深且遠也昔者湯崩太甲不德伊尹放之于桐太

用悔過辠而歸之爲此者有五難焉臣放君而不疑君被放而不怨不別立君而自爲之而不以爲嫌君遷善而復立之而不懼後患天下宴然而信之伊尹大聖其德固足以服天下然済乎以知湯之聖爲不可及也方桀之無道也天下討日而俟其亡然而湯無意于伐之而放之也不獨無意于放伐而且欲救正而扶持之湯之得伊尹學焉而臣之尹之德足以取天下而湯必歸之桀桀不能用復歸于湯如是者五不得已而伐之猶不忍誅滅而放之南巢當此之時天下曉然于湯與尹之不以天下爲利而志在救民此固韋顧昆吾之所不驚而桀之子孫所不得仇也湯之取信于天下即以伊

尹之去就信之天下之信湯即所以信尹故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自言之而無所諱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即湯之放太甲以祖而治其孫以孫而受治于祖天下坦然安之而若無其事千古之所爲非常者乃聖人之所爲至常耳且夫周公之聖非必有遜于伊尹也而且有叔父之親成王幼冲周公負之以朝諸侯而流言四起夫周公之無所利于天下天下宜信之矣成王之不爲太甲天下宜知之矣然而疑謗沸騰四國並起周公幾無以自解不得已而避之且不獨天下也雖成王亦疑之不獨成王也雖二公亦疑之以周公之聖又居叔父之親而跋前疐後如此其難若以伊尹當之

宜何如也夫取人之國殺人之父而封其子天下未有以信其必無利天下之心也武庚而大賢歟必不甘受武王之封武庚而甚不肖歟則受封而不能叛大賢甚不肖不可必也則武庚之必叛常也以必叛之人動天下不深信之心雖成王非幼冲周公不踐阼其造爲流言以離間骨肉而動搖天下者必至之勢也而況敢剗爲非常以速之哉幸而周公聖人成王不過幼冲耳假令周公之聖不如伊尹成王之不德同于太甲其爲安危之數又安可料哉夫聖人無利天下之心而并不敢留取天下之迹無守天下之術而惟有不私天下之心則雖放廢其君父而天下不以爲疑而況家庭授受之

際乎孔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矣設文王德盛而未崩紂惡稔而不死三州之士去而歸周文王拱手而得之紂雖不誅其能號召天下以圖興復乎而何況武庚而何況管蔡故人君之取天下苟無一毫私利之心為天下所深信雖其子孫不德大臣猶得起而安之不然雖無其心而有其迹即無以深服乎天下子孫即無不德而危疑之際聖賢有所顧忌而不敢徑行手足至親將起而持其隙可不懼哉

茶山文鈔卷之八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鉞　伯埛
　錯　致紱

子中銑　中鈺　校字

論說二

論性

聖人者循循日用至常之人也至常則何以謂聖曰自人之失常者多而常者聖矣自人之失常者多而不知其失則聖不可知矣人生墮地而有父子此天下之至常也自孩提以至少壯生事死葬祭其致愛致敬能無一毫之不盡其事乎即能盡其事矣能無一毫之不盡

其心乎故不必論其大也一毫之得失為子者且或不自知而況人能知之乎然既已一毫之不盡矣則已失其常矣而人不知故聖人難也今夫善之數不一由一而至萬惡之數亦不一由一而至萬一與萬相去遠矣數善惡而至萬充其類之道也而其辨必分於一善有一不必其盡善也而已善矣惡有一不必其盡惡也而已惡矣故一毫之不盡者即不孝之類也而一毫之無不盡者即大孝之至也人見聖人之孝可以動天地格鬼神以為聖人之奇也而不知祇以盡此心而無一毫之憾故曰常也推之君臣長幼夫婦朋友皆然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夫人倫之至而豈有奇行哉若是者

何也仁義禮知信之德本於生初故原其始而名之曰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聖人以爲人倫日用之道皆吾身所固有不可不盡故切而指之性者人之天也其所以生者也人無不愛其身則無不愛其生聖人若曰不仁不義無禮無知無信卽失其所以生則人滋懼矣天者不可不知而不可究知究之則易涉於虛渺而民以滋惑故性命之理聖人罕言之罕言者所以盡性也或曰然則孟子曷爲辯之曰孟子之時性善之旨未明故反覆以暢其說而豈其猶未明耶譬之治河淺者濬

之淤者疏之其怒也宜洩其溢也宜防殺其太過而束其不及以無失其潤下之常而河已治矣若夫崑崙之墟星宿之海知其源之自此而已不必博徵而詳考之也今置疏濬洩防之法而先徵考崑崙星宿之實究之崑崙星宿不可見而已彼爭此辨言人人殊無論其不合也即合矣而於治河之道何與哉罕言性所以論性也

論天

莫近於天而地爲遠曳踵而步不過盈尺極目而望不過百里天之蒼蒼不知其幾千萬里而無窮也然而日星雲漢雷電風雨可以目遇數計而理測也且蒼蒼者

積氣之所爲耳氣負地而起人日在氣中卽日在天中一呼一吸皆天也人附麗於地而人之氣不能囿於地故地氣通於人人氣通於天地氣通於人於是有燥濕寒熱之病人氣通於天於是有陰陽善惡之應天之蒼蒼不知其幾千萬里而無窮也人氣之感不過負地數尺而止耳而何以遠之是不然人之一身自踵至頂皆身也自負地而起以至於蒼蒼之表皆天之身也自一身而首踵頂之相去爲極遠矣爪其踵頂而心無不知也自天之一身而言負地而起而至於蒼蒼之表相去爲極遠矣感其氣而天無不知也若是者天無所容心於其間今夫扑則爲痛搔則爲癢心未嘗以痛癢付扑

搔也扑搔未嘗以痛搔告心也而心自受之善自爲福惡自得禍天又何嘗以禍福付之亦人之善惡自受之而已且天之感其氣而全體皆應非懸虛而爲此說也蓋可揣而計焉天之體大而無極其左旋也晝夜三百六十五度其南北之極貫於其中而爲之樞者南入地三十六度北出地三十六度乃大如黑子此大如黑子者晝夜一周而其大而無極者亦隨之而一周故天體至靈也亦至捷也天下有關其樞而軸不應者哉且人不知天之知人盡槪之人之知天莊周曰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是天之視下亦如下之視天也日月之有薄蝕星之有彗

學亦天之過也而人無不知之猶曰此有象耳清風戒而知寒溫風至而知暑者天何嘗以寒暑告人耶而人何以知之氣之相感咸若是而已矣或曰子之所言氣也天之象也而非其主宰也若其主宰則固有理矣余曰踵之與頂亦其象也而非其主宰也爪之而知之知之者心也

論神

神者天之鬼也鬼者人之神也故神在天人之間天不死何以云鬼天之運於陽者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皆天也天之運於陰者日月星辰之所以行風雨露雷之所以爆怒而濡潤者皆神也神依天而行古聖王爲之壇

壇以安之祭則從於郊朝日於卯夕月於酉從天之道也神依人而立於是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以配五方五帝之祀又有先嗇先蠶實沈臺駘社稷百神及能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祀之其牲體而不割蒸而不薦天人之間也故神得其職則寒暑以時旱潦有節草木鬯茂疫癘疾虐不作民無夭札神與人近則有非所見而見非所聞而聞非所言而言民乃妖禍神與人遠則祭祀不享禱祠不應蓍龜不告民無所措書曰人神以和和者非遠非近各得其所而相爲功也後世之事神皆以鬼道事之者也爲之宮室以奉之衣冠以飾之歌舞啼笑送迎以娛之人與神褻神乃不格而鬼物憑淩

乎其闇於是或降於人或附於物顛倒興滅民以惶惕令大氣不能有正而無邪故有正神亦有邪神猶之於人聰明正直而壹者君子也非然者小人也以邪佞諂媚之道事君子君子必怒而去之而小人至矣故曰上古天與人近後世天與人遠非天之有遠近也上古崇神後世崇鬼而神之職有得失故也故知神之說者可以事天可以治人

論鬼

祖宗非死也子孫而死之則死矣人固未有死其祖父者亦未有生其祖宗者生而生之死而死之非孝也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如禘者非至

死亡而知之其事生事存必有大異乎人之事者矣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之與鬼神生之與死若寒暑晝夜之不同而夫子云爾者何哉鬼神者不遠於人而常以人為體故有在天之鬼神亦有人心之鬼神死者反其所以生故有死而死有生而死亦有死而生祖宗者吾形氣之所自來也人生以氣不以形死者死其形耳其氣為精爽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固未嘗亡也古者孝子之事祖宗也不忍其形之亡而徙以氣求之也於是乎為尸以像之從其本而不遺其末而後世之為祭祀者不必其氣之相屬也則其本已消亡矣分祖父之形氣

以有吾叉分祖父之形氣以有伯叔兄弟伯叔兄弟者吾祖父之形氣也家庭詬誶手足忿爭人情之所時有然而不敢逞者懼吾祖父之或聞而加責焉及其死也刀錐之末或操戈矛謂其祖父之不得聞而禁之也是其忍情蔑怒而為之者方其生而死之矣齊桓公歿五公子爭立七日不歛蟲出乎戶外周天元淫於殯捫其杖痕曰此老死晚矣是皆方其生而死之也人雖甚不仁設諦之曰爾弒祖父則必惶然驚勃然怒誠畏乎其名也則奈何及其死而死之方其生而死之也祖父之生為人人以形治形有所隔隱微有所不知其死也為鬼鬼以氣治氣無不通一念之動無不知之故畏祖宗

尤嚴於畏祀父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吾之論鬼所以責人也

持滿論

天下之事百變不能言也言其已然者而已天下之必百變不能知也知其必然者而已春靂雨秋晴暑極則風鬱熱乃雨氣寒則冰天地之氣且然況人事乎人生四十所見者三世六十以上行業已著善惡已分吾以知其子孫十六以下學業未成血氣未定吾以信其祖父人好內則以瘵死好酒則以疸死好彊則以鬭死暴疾死此不獨智者知之也然而有不盡然者此不可知也夫不可知而不知必可知而後知則無爲貴智矣今

夫天人相應之數不必其適相値也要在適相當耳貫人挾貲以求利百物惟所擇酌其盈虛權其輕重錙銖無爽若是者謂之相値及其售也物急則遬物緩則滯本大者利厚本小者利微若是者謂之相當人不能以相値者責報於天天自以其相當者陰賦於人惟其相當故不必其相値也事變之來每在所備之外非必智慮有所不及也事未至而慮及之則天且奔命於人而無權故天之乘人也每於意之所疎而事之所反憂在內者患在外憂在外者患在內以嚴著者以寬敗以緩稱者以暴亡往往然矣聖人不務爲弭患之術而惟求無致患之隙務使天與吾相安而不相乘所謂無致患

之隙者何也弊必起於所偏而萌於極盛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處盛而矜則患必中之聖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注水滿杯而復斟之則未知其流之於此乎於彼乎而溢則必矣夫盛滿之爲患而驕矜之取敗夫人而知之而賢智不免者暇豫則智計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則言可盡也知其必然則知不必盡也

去爭論

天下之患皆起於爭而爭起於不平吾不能去天下之爭平其不平者而已矣在易坤上艮下爲謙其象曰地

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損山之高以益地之卑而地無不平故必裒巳之多以益人之寡乃可以稱物而平施夫地上有山此地之不平也然而不爭者謂非取彼之所有以附此也山高於地而地大於山大與高相稱其象曰厚下安宅下厚而宅乃安矣然猶必損山益地而始爲謙可知剝下以奉上者之必爭而不安也吾觀世之所謂謙者坐次行立節之小者也傴僂鞠躬再拜揖讓語刺刺不休及事有小利益輒爭先焉雖親戚有不顧是謂有謙之名無謙之實愈謙且愈爭耳好利者人之情也好名者亦人之情也飾謙之名以攫利之實是爭固爭謙亦爭也且謙亦安得有其實

哉千金在前郄而不顧是讓也非謙也讓者有所不受而謙者在於能施不受不過無損於人能施則且有損於已夫不取人之有以自殖千百中無一二人而況能損已以益人耶聖人以爲人之不能謙猶山之不能平故曰地中有山謙惟謙者人情之所不能故天下多不平多不平故多爭多爭故多亂聖人慮亂之不可弭而人情之不可不平也故歸其責於君子而推其應於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果何愛乎謙哉人情之所好惡則天地鬼神亦好惡之而已耳故君子之於治也小則損其財大則損其心吾損吾財乃可以平天下之財吾損吾心乃可以平天下之心大學曰絜矩而天下平平者平

其不平者也

續蘇子正統論上

正統之辨夥矣韋氏說不足辨辨歐陽子與蘇子歐陽子之說曰得天下有道必無失乎道而後爲正統於是少所與蘇子之說曰正統者有天下之名耳既已有天下矣吾安得靳於是無不與歐陽子以爲實而迺之蘇子以爲名而靳之其說不同而其心無不同也然而三代以下得統之正者蓋寡矣從歐陽子之說是統往往而絕也得天下不一就不正者而言不正亦不一蘇子以爲統不可絕有之斯與之是有以處魏晉梁矣然而何以處有窮新莽也以魏晉梁之實有也而與之歐陽

子無以難以有窮漸替之亦有也而將與之卽蘇子不欲也帝王之有統猶家之有宗統以天地爲終始故長長故以易姓改物爲一代宗以一家爲終始故短短故以父死子繼爲一代夏商周爲三代曾祖考亦爲三代宗法重嫡長嫡長不必皆賢然不得以其不賢而降爲仲叔季此蘇子之說之所優也不幸而嫡長絕則次及於仲叔季又及於本宗之疏遠者皆可繼嫡長而爲宗雖支庶猶本宗也若以爲微而進異姓以繼之則亂宗矣此蘇子之說之所短也漢獻亡而昭烈繼之漢未嘗絕也魏烏得而有統太康漢哀統已絕矣有窮新莽篡已成矣然而不得與於統者本宗式微異姓篡繼其不

反正也則終絕也其反正也則宗譜削而不得書此宗法也然則蕭詧亦得存正統乎曰不然蕭詧不足以立國而臣於周是支子之流於賤者也異姓猶得而役使之而可稱宗乎必有家乃可以立宗必成國乃可以繼統

續正統論下

名實有定乎無定也有君子之名實有小人之名實君子曰富貴者名也賢不肖者實也實也吾重之名也吾輕之小人曰富貴者實也賢不肖其名耳務取其實而無惜其名吾操名實以治君子君子固然治小人小人不爾也置千金於地令於衆曰其取者吾貪之其不取

者吾廉之則人爭取之矣彼見千金之爲實而貪廉之爲名也人得千金之實而吾操貪夫之名以隨其後安在其能不爭也且所謂名實者何據乎天下有憑者爲實無憑者爲名千金物也可憑也貪廉何物也今有賢者於此愛之者曰賢惡之者曰不賢有貴者於此愛之者曰貴卽惡之者得曰非貴乎則賢不肖無憑而貴有憑也魏晉梁之取天下以爲天下也而取之非不知篡弑之爲罪也蘇子之所謂名乃魏晉梁之所謂實耳然則名實果無定乎小人之名實眞名實矣聖人不沒其實而謹操其名操其名以治實實者一身之私一世之事也名者天下之公萬世之事也且名附實而存存其

實則名不可得而適雖貴有天下而不能與吾爭賢不肖則名重名重故實輕實輕故小人有所顧忌於名而不敢犯空名者人之所謂無用者也然古人借之且以成大事陳涉假楚號以動衆光武起南陽由劉氏二世新莽方有天下終爲楚漢所滅者誠不能不屈乎其名名之重於實也彰彰矣一人據其實而天下執其名故名盛而實危操其盛以破其危於是匹夫之權可重於帝王正統名實之所係也不可誣也以魏晉梁之不肖而絕之則何以處唐宋且況其說何不於文王時即例紂而反疑受命之說以晉梁之實有天下而并魏而進之則何以處蜀漢且況其說何不於東周之衰而即帝

泰乎故蘇子辨歐陽子之說是也而其所爲名實者非也

日月東行說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其說始於周髀家所謂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者也西漢天文志曰日東行星西轉自後祖之無異說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行一周日東行一度月東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於是二十八宿附天西行而爲經日月五星錯行而爲緯燦然可指數橫渠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乃以七政東行爲淺粗之論故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由蔡氏之說則以日月之進度爲其退度其於推步之法雖正相反而無礙何也進退者其名而其實所得之度數一也然而天下之事皆以及爲功以進而成求有以不及爲功以退而成者也月行速故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而成月日行遲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周天而成歲若日月皆西行則月退而成月日退而成歲歲月皆積不及之數而成於理不順且由是而推之五星之行其退留遲疾伏皆相反而塡星地類其行最

遲者反爲最速幾與天同體矣橫渠仲默之意蓋以日者太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當緩於日吾謂不然月未嘗速於日也天無體所謂九重者以日月星辰人目之所可見據之以推測云爾星體之大小非其本質也其高下之相去率以數千萬里塡星入天體深去地最遠熒惑去地最近日去地極遠矣而日體之大較五星以百數故在天之大且遠無有如日者月去地最近在熒惑下而月體之大不過日則月之近而小無足與日比去地遠則其行遠去地近則其行近今試立一輪於此循輮而一周循轂而一周其尺寸之多少不止數倍然則月行雖速於日十二度有苛而較之日行則

遲甚矣其所行者小也月去地最近而小何也以暗虛知之地影漸遠漸小以至於無容如月者四而蝕月不能蝕熒惑則月近而小也日最遠而大何也亦以暗虛知之凡物明體小暗體大則其影漸遠漸大而漸淡以至於無明體大暗體小則其影漸遠漸小以至於無暗體與明體近則光掩今以一錢承一燈則影大於錢明體小也以一指徧一燈則可以暗一室暗體近也以地承日而月之望無所掩則日之大於地且倍矣以地影蝕月而容月者四則日之去地其倍於月者不可數計矣明其遠近則知月行之非速於日月行非速於日則不必以進數為退數而歲月之成與五星之遲速皆順

余不知推步法祇就其理而言以俟能者

養民

治天下者勢而已究勢之所在道法出乎其中道一而法不一則百變而不離其宗法一而道不一則與世推移而要歸於無弊治民之道無過教養後世之教民非猶夫先王之教民也然求其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各得其所無以異所謂法不一而道一者也養民之法在務本而節用務本者勤之謂也節用者儉之謂也人情無不自愛其力出所愛以圖之必不肯輕所愛而靡之故勤者必儉而勸儉必先勸勤然而後世之患不徒在於不勤不儉也北方之田一夫耕數十畝犁而種之不

蕩不培無桑麻布絮之事婦女嘻嘻而坐食南方則不然耕織之業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慮其不儉然而衣食不完與北方等其故何哉蓋後世之財與三代不同者二古之所謂財布帛菽粟而已皆產於地而出於農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農夫紅女終歲勤勞而所獲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又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無之即無以應官吏而行交際夫金錢既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重之者謂得之而寒可得衣饑可得食也是其要仍歸於布帛菽粟而止而所貴乃在空虛無用之地以無用制有用於是不耕不織者有權而本計失矣古者計口授田一夫百畝其貧富之分不過地有肥磽

人力有强弱勤惰盖無大相懸絕者也今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錐農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或數萬金攷史遷貨殖傳富者不過萬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夫布帛菽粟產於地産於地者有恆數積於此必歉於彼今以一家而有數千百家之産則以一家而致失業者數千百家也金錢制於人制於人者無恆數積之既久則其勢愈重而其歸之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也此二者後世與三代異者也勢與三代異則務本節用之說適足以長富民而重困貧耳且後世之患尤在於貧者好自修

飾而富者多節嗇余幼時見有爲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綵輿鼓樂而民之業其事閉戶不得食者數百家有勝地禁民不得遊伐其花木而薪之而民之恃其地而食者萬人皆悵悵無所適此不知通變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爲冠婚喪祭與歲時伏臘令民皆得燕飲歡樂交接往來者豈徒曰將以行禮也哉蓋以順其情而致其用而有無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間也周禮荒政十有二而曰蕃樂多昏索鬼神三者皆縻費之事先王以爲歲饑貧民必無力於此其能致力於此者必其有餘者也因其有餘而導之行禮以通其用而貧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後世以工代賑之法所從來也故多其節目

使富民皆得以自暢其情而樂於行禮則貧民之得食者必衆矣節用之道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積重之勢不可驟返則以漸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錢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其富者不獨商賈而在國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其用民間貿易尺布斗粟皆許相通惟極大者乃得用金錢及行旅則農夫紅女非官租稅無所用之而金錢之勢輕占田多者不能悉舉而歸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增置不五十年亦漸均矣此與世推移之說也

王柏刪詩辨

宋儒之狂妄無忌憚未有如王柏之甚者也柏之論詩

曰桑間濮上孔子所斥而國風仍列鄭衛其他類鄭衛者亦不少此皆漢儒所增入因併删之且及二南嗟乎詩三百篇孔子所自言也删之則所謂三百者何謂也孔子以爲無邪而存之栢以爲淫而去之何孔子之好淫而栢之惡邪也且所謂漢儒增入者尤無理五經惟易與詩不遭秦火之厄爲完書故說者從無異辭漢儒何由而增入之耶春秋三傳自昔已有牴牾則今古文之辨迄無定論禮記本多出漢儒之手然皆並立學官老師宿儒白首鑽研其間而不能究未有敢起而詆呵之者況敢從而删倒之乎乃以數千百年出離水火幸而僅完之書而索垢求瘢不遺餘力歐陽修則以十

翼爲僞王栢則欲取詩之類男女之言者盡刪之其後遂有言國風不宜進講者毋乃張祖龍之燄而助之虐乎且栢所謂淫詩非詩之淫也朱子淫之耳假使以卷耳死麕置之邶鄘以下吾不知朱子云何也夫人之自作聰明高自位置者往往敢於疑先聖之說而薄師儒之傳劉知幾之於春秋司馬光之於孟子皆是也且惟詩未嘗亡故其說皆有所受而不可改不獨木瓜子衿風雨旁見側出於他書也嘗讀邱中有麻曰子國子嗟夫人雖至妄未有强名人之父子者且其爲父子於詩義無關其所以相傳而不廢者蓋實有其人而不可誣也況小序所云有關於一詩之大旨者哉朱子特以言

貴有徵而病小疵之叢故雖力矯毛鄭而時時亦䂓採其言見於他說以見吾之未嘗偏廢然而安有自命大儒方將進退羣言折衷一是以垂諸天下萬世而顧首鼠兩端二三其說乎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朱子惟過於愼故寧爲固而不敢流於穿鑿而跳卯一再傳之後其徒之肆無忌憚乃至於此也老莊之學流爲申韓李斯燒書禍由荀況此固朱子之所不及料而亦不得辭其責也夫

唐仲友論

予至台州台人之推良吏者必首仲友其良法美意至今猶能言之至金華讀仲友之文原本經術浩浩乎其

無涯而皆可見之實用其憤時之變而慷慨欲有爲於世以洗俗尚之陋蓋陳同甫范香溪之流亞也求其全書不可得仲友書不下八百餘卷爲朱子所排多毁不傳云仲友之獄或云同甫爲之舊志頗爲之解并識同甫與朱子書欲效口光之例同甫與朱子常牴牾陳止齋屢爲書以釋之而不相下而於仲友爲同里其所論說頗相合必無讒仲友事脫籍之說尤不經此必惡之者欲并此污同甫耳不足辯獨怪舊志欲爲仲友解而不敢訟言翻借朝局以張朱子之說則過矣志曰朱子非特爲仲友也蓋相王淮與仲友姻親朱子所爭爲朝廷耳考王淮與仲友同里非姻親王淮之對孝宗其說

甚乎未嘗有所左右於其間也其於孝宗朝亦非大姦慝也就使王淮爲大姦仲友其姻親朱子發憤欲劾而去之則當首列宰相之罪以淸政本不當姑取其姻親之爲郡守者以嘗朝廷之喜怒也豺狼當道安問狐貍張綱之所不爲者而朱子胡出此哉吾嘗觀仲友論諸論矣其意謂漢唐儒說不可廢而自矜獨見者之未必皆是蓋陰有刺譏其勢不兩立故去之不可不力若事關朝廷無庸此亟亟矣嗟乎門戶之見重於國家古來似此觸罪而死者比比矣何獨仲友彼作志於數百年後心知其曲折猶不敢明目張膽以白其冤而且曲爲之說以張大其事況在當時其又何說今之學者於子

夏之論學子貢之論文質子張之論交及冉有樊遲子路輩附會儒說肆口詆訶不以為怪其稍稍能自振拔者蓄之於心不敢出之於口一出口則羣相擯斥如犯其父母有不共戴天之讐蓋膠固於人心不可解矣而仲友實同時乃敢為刺譏而不顧其屈折而瀕於死也固宜或曰同甫上孝宗書陰為王淮所抑不無私憾則以同甫為譏仲友者其又因此而附會者歟

按台州志朱子與仲友俱列名宦於朱子則曰發仲友贓私按之皆得實於仲友則曰為姦民所持劾去一書而兩說互異論者於仲友尚多右袒而不免顧忌附會他說以相廻護復牽合同甫以分謗或以挾

妓爲座歸之或又云同甫有所暱妓屬仲友爲之脫籍而仲友格之洪若臯則以同甫譏詆仲友故以譏樂器數題難之旣而詢其答爲空疏衆似同人同甫深以爲憾仲友巳矣何呶呶於同甫如此也又考朱子提刑浙東由王淮之薦則朝局之說尤爲不根且所謂章五上皆爲所抑者亦未可信惟黃崇炳金華文略頗爲別白而自以卑賤恐爲世所訴病不敢盡言嗟乎是非者天下萬世之公也儒者尚論古人當一破門戶之習求情於衆好衆惡之中要使黑白判然無所牽引回惑而乃慷慨激昂瀕死無悔者徒得之譏議豈不愧哉

封建論

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封建廢而爲郡縣也柳子曰勢也三代之得天下皆以諸侯秦漢以下皆以民力此柳子之所謂勢也吾謂不然封建聖人之所以生天下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知由亂而治之爲生矣不知由治而亂之爲生也五穀絲絮麻魚鹽竹木金錫地之所以生人也風雨霜露寒暑晝夜天之所以生人也一夫一婦人之所以生人也天地之生人歲有此數而人之生人也無窮故天地之力積而常有所不給而亂生焉聖人知之故於其生也而卽寓之以殺井田而兵車出焉於其殺而卽寓之以止殺溝涂川

澮所以治田也而戎車有所限而不得逞春秋之世戰
爭無歲不有而殺戮之數多不過數千蓋地分則兵少
兵少則雖勝不能多殺而一同之地溝澮以萬計迫奔
之勢常有所阻雖敗亦不致盡殺也自井田廢戰國之
兵多而易逞故其殺也少者數萬大者數十萬其後南
北交爭或數千里之地無居民生民之慘至此極矣此
氣運之所關天地之所無如何也人之生年永者常弱
而多病其強壯而無病者往往不永年易曰貞疾恒不
死聖人之治天下使之常有所不足而防其太盛以千
八百國分治天下此其勢不能不爭聖人不禁其爭而
使之常不得逞此三代以上之所以久長也宋向戍欲

弭諸侯之兵爲宋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聖人以興亂人以廢不可弭也弭兵善事而子罕非之者非先王封建之意也井田既廢即不可復封建封建廢兵革之用或數十百年一遇戰爭少而殺戮多漢唐宋元明國祚遂促此事勢使然而通變之道不可不講也夫不能節其生之數者當廣其生之路三代之地不如後世之大而三代之民不必少於後世其足給者地力盡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荆州之田下中揚州之田下下冀兗青豫之地皆倍荆揚今荆揚爲魚米之鄉而北方多曠土誠以南方治田之法治北方穀不可勝食也或曰北方水道少旱澇無資田不可治夫水利者人之

所爲也班襲兗豫青州之地皆古先王封建之邦昔之溝涂川澮何以行之在得其人而經理之耳

唐昭宗欲殺梁太祖辨

史稱梁太祖嘗侍昭宗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鞵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左右不敢動梁太祖篡弑之賊固宜有此然考之時事竊謂不然是時梁太祖方恭昭宗自岐還長安有勤王反正之功太祖親爲昭宗控馬慷慨流涕觀者皆以爲忠昭宗豈遽有殺之之心哉即有之事非預謀衛兵安敢遽發且梁太祖非衛兵之所能殺也明矣昭宗不謀之親近大臣而欲以一時倉猝之間屬兵卒於指顧使擒跋扈難制

之強藩且命之結駿五步之內毛遂之所以劫楚王也貽宗雖疎豈宜出此事既不成貽宗必深諱其謀作史者又何從於百餘年後探知當日意中之事夫史以傳信也流俗之言大率傅會裁之簡策適欺後人五代史良史也猶未免焉乎故表而出之以告作史者

羅紹威去牙兵論

天下之弊生於偏重猶人之身氣血有所偏淫則病故治弊之道與治病同在審其內外虛實之間而已在內者腹心之疾也在外者癰疽贅疣之屬也其來也有漸其去之也亦必以漸病之久者以病爲命治之不以其道則病去而人隨以亡不可不察也五代之時河北以

魏博爲强自田承嗣始立牙兵二百年來姻黨相結不可動揺魏帥之廢立由之是牙兵者魏博之病亦魏博之所以存亡者也羅紹威不勝其忿與梁陰謀而盡殺之遂以不振卒臣於梁甚矣紹威之愚也夫强州悍帥跋扈不掉此在外之病也宦官宮妾怙勢竊柄此在內之病也在外者攘之以威在內者消之以德而牙兵者非若强將之在外亦非若嬖寵之在內其病若在表裏之間治之之先以恩恩勝而威乃可用戮其一二傑驁者而坦然示之不疑以撫其餘則皆吾腹心爪牙也而又可盡去之耶其後楊師厚復立銀槍效節軍末帝因之以得國終以其難制分相魏爲兩鎮梁遂盡失河北以

至於亡欲治癰疽潰死而自割其手足未有能生者也夫莫大諸侯非可猝治也善治者莫如賈生衆建之策文帝不能用而主父偃竊其緒餘以收效於武帝良法具在顧用與不用耳然漢終以諸侯削弱王莽因緣肺腑竊綠於堂陛之間劉氏無有起而問之者高祖大封諸子以藩屛京師豈無意哉夫強幹弱支是也不務其幹之強而徒弱其支是支與幹俱弱也故欲制諸侯之強莫如自強人主誠能自強則赫然一怒天下莫不望風而奔走唐憲宗之平淮蔡是也不能自強而以強藩治強藩則去一賊而易一賊必與之俱亡而後已又況召外兵以靖內亂者哉何進崔胤之徒以毒藥治腹心

者也然則病在內宜何治曰近正人

殺賊無抵命法論

立綱陳紀以整齊天下所以防亂也亂必自盜賊始故治之嚴治之嚴故民皆得自救而盜賊時時有可死之道懼於民而不敢逞周禮朝士職曰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軍其南門之軍言攻也攻一家一人與攻一鄉一邑同殺之皆無罪鄭康成曰即今律無故入人家及上舟車牽引人欲爲非者殺之無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時拘執始失古義而其聽民殺賊則同夫保有身家安分樂業此謂良民國家所當保護者也衣食不足流離遷徙此謂窮民國家所當矜恤者也若

旣不能保守身家又不能忍受窮餓小則鼠竊狗偷大則明火執杖此謂亂民國家所當鋤治者也一鄉之盜賊不治則患將在一邑一邑不治將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竊狗偷明火執杖以至叛逆皆謂之賊盜賊盜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賊盜之獄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於死在官之法也若其事在倉猝則聽民自爲之雖擅殺止於徒其義有二其一則良民能自殺賊不煩官司雖使天下無盜賊可也今治賊亦甚嚴矣以積猾之爲害也爲之鈴柵爲之鐵鎖無濟也不得已而徙煙瘴徙黑龍江非仍竄則潛逃耳其罪不至死而治之之法已窮則仰聽民殺賊之自有深意也其二則良民

者

上所深愛今以盜竊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餘資貧者止此升斗財與命相連忿激一時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遷徙良民之身家以償盜賊之命也況以良民之命償盜賊哉捕亡律者官司勾攝人犯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殺之者絞而竊盜律亦用之曰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照罪人拒捕殺蓋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棄財與臨時有間故從寬至折傷以上絞此本以原竊賊於死中求生也而事主殺賊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

殺論抵者原其故一因竊盜拒捕旣以罪人拒捕斷則事主殺賊卽以捕人殺罪人斷事若相當故類推之一因夜無故入人家條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時疑無以處拘執而殺者故以捕亡律補之而其中有大不可者徧考律例絕無事主殺賊比照罪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如彼何以曉示愚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盜賊者恐移之以苛事主於是分棄財不棄財棄財與否竊盜自知之耳不能責事主以先撿家財而後捕賊也且財固有在於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殺賊至拘執始科罪此律文也天下無已就拘執而能拒捕者則拒捕與否事在拘執前何得復論

又分持杖不持杖盜賊多兇強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盜賊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毆爲不拒捕何以服事主此類推之非也律文夜無故入人家本一義例文分而爲二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是入人家而非夜者於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論登時與拘執而殺皆杖徒本非律義然猶止於杖徒者事主毆賊折傷以下皆勿論故雖至死杖徒今以登時殺者杖徒拘執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加一等即絞失輕加之次尤異者因其毆律有餘人而毆賊亦有餘人於是毆賊一杖良民百輕重倒置此補其闕者之非也說者特謂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捕賊不知官司捕

人責在拘縛不拒捕卽非不服拘故治擅毆之罪事主綁賊未嘗責以拘縛也且事主得毆賊而官役不得毆罪人雖宄至盜賊必驗無拷打傷痕有則先治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得比事主非輕官司乃嚴捕役也或者又謂人命至重恐開擅殺之端不知竊盜固命良民亦命也與其惜竊盜已死之命何如惜良民未死之命且惡其擅殺者謂其不告官司耳告諸官司而僕僕訟庭吏役需費所失有過於竊者城市且然何論村野卽無之而廢其農時荒其執業民且不堪又況事迫倥偬計不旋踵乎或者又謂事多在黑夜易啟詐僞不知案疑則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卽當窮究根源

分別謀故鬬毆又不得僅以罪人不拒捕顢頇了事也
或者又謂盜固無論竊賊不至死而輕殺之彼特迫於
貧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為盜賊此固在
上者之責不特竊賊可憫盜亦可憫而不可以此責之
民且牧民者既已不能使民無盜賊矣又以盜賊之故
而殺民是益之責也夫姦所獲姦殺之有勿論者矣姦
亦不至死也律有得捕姦之人無不得捕賊之人捕賊
固重於捕姦矣昔孟子論井田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古人慨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賊而責之於鄰里若併
事主而禁之刑乃長盜賊之勢而奪民救乎攻之於古
稽之當今之律殺賊擬抵實無其文特以鬆容無學支

離羣合遂致數年之間習熟聞見以爲當然一二奇傑自喜者心知其謬而且强爲之辭可慨也夫

茶山說

武進無山也聖果泰望西灣馬蹟龍遊去邑遠者八九十里或在太湖巨浸之中窮目不得到而城南門外有堆阜纍纍相屬高不盈尋乃獨以茶山名茶山無茶也常郡茶之有名者曰陽羨曰洞界生宜興山中武進地平衍宜稻麥茶山之旁田隴芊綿彌望其堆阜稍高處皆茅草榛莽於無樹木乃獨以茶名山或曰當唐末修茶貢常湖二州之守會陽羨往反由此故名然則其地固未嘗有茶也天下固有名存而實亡者非此胡也將

或古有山而今亡耶余家在南門內不半里所謂南園者先高祖之故園也百年以來園久廢爲茶圃僅有魚池數畝竹數百竿老屋數椽而已而猶稱之曰南園此則名存而實亡者也余性鈍不善讀書即竭日讀亦不過數十行然自發蒙以至握管爲文塾師輒稱之曰循謹而慤年十六七侍家大人赴杭州家大人自督課甚嚴余時亦稍自勤力家大人輒許爲不負十八赴京師十九就京兆試得雋又七年遂成進士余素不工書

廷試謬得進呈蒙

聖明拔置第一擢詞館入

內直不十年而躋卿貳待罪司寇余最健忘所讀書掩

卷都不省記然與同官論事夘謬許曰强記其他雜技藝余稍粗知其大略者人又許之曰多能余始而愧繼而恨漸且安之久而自悟曰有是哉世固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矣今夫茶山非山也茶山無茶也而邑人舉稱之曰茶山則亦茶山而已矣茶山不能自明也人之聞斯稱者不舉以武進爲眞有茶山也耶即茶山者稱之者久且多不且自忘其非山而無茶也耶吾不知其亦愧且恨而漸且安之也余居最與茶山近余亦茶山也因號茶山六月十日下江管記